

故乡吟

风从故乡来

李启胜

午夜,我被冻醒。月光清冷,秋风从敞开的窗户里灌进来,掀动对开的窗帘。沾着月光银辉的窗帘,被风推得“呱嗒”作响,仿佛在对风说:“终于找到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躲在距离故乡很遥远的城市里,或许少年时衣锦还乡的梦想没能实现,我选择了逃避,刻意封存了故乡的记忆。故乡的风却没有忘记我,它竟然奔波几千里的路程,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它一定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万家灯火里,不知费尽了多少周折,苦苦寻找着我这个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的人。

风到底怎么寻找到我的,我不得而知,或许它是从我的秋梦里找到了蛛丝马迹。昨夜秋风四起,万虫呢喃,风给这座城市刹那间装上了超大的空调,开启了凉爽的自然风模式。

睡梦里,风把我迷迷糊糊带回了故乡。梦中,我去山野里草丛中逮蚂蚱,秋天蚂蚱个头大,圆鼓鼓肚子一包籽。每次抓到大个头的蚂蚱,我会先把它戏耍一番,常会双手拽着它的两条带刺大长腿,严肃问它“马虎在哪儿?”

小时候我不听话,娘便说“马虎来了”。尤其在黑夜里,这四个字足以让所有孩子安静下来。于是,“马虎”成了我们心中最可怕却从未见过的动物。那只肥硕的蚂蚱,在被我控制住双腿的时候,已经变得没了脾气,任由我摆布。当我认真问它马虎在哪里的时候,我会目不转睛盯着它的驴脸般头顶上,两根长须指向的方向。要是它指着黑乎乎那片藏青色群山。我就明白了,马虎就藏在那里。问完了,我也算找到了答案,接下来,我会把蚂蚱拿回家交给正在烧火做饭的娘。娘把熄灭的灶火扒拉几下,把蚂蚱埋进去,火星里传出“吧嗒”几声响,一会飘出香味。娘又用火铲子扒拉出蚂蚱,蚂蚱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我拿起来,带着草木灰,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娘看着我吃得满嘴黑灰的模样,咯咯笑着,顺手用她花袄衣袖子擦拭我的嘴。

恍惚间,我瞧见北坡山间一片茂盛的草丛中,父亲蹲在一人多高,由灰灰菜、野荞麦、光棍草等杂草交叉组成的密密麻麻的草丛里。一动不动的父亲,在秋老虎余威下,晒得鼻尖挂着晶莹的汗水。他支棱着耳朵,聚精会神倾听周围的一切声音,草丛中发出沙沙的响声,一只大长腿蚂蚱附在光棍草上。风吻得光棍草轻轻晃动,上面的蚂蚱受了惊,“扑棱”一声飞起来,在光秃秃的草丛上空暴露着肥硕的身子,很快落入父亲手中。

父亲凝神静气等待着机会,又去寻找秋日嘹亮歌手绿蝈蝈的身影,要

把狡猾的它一举拿下。这片草木旺盛的原野,是绿蝈蝈藏身的天堂。那些诡计多端的绿蝈蝈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它们聒噪的天性,亮开了歌喉。父亲随着声音在草丛中慢慢挪动脚步,终于在一棵又粗又大的灰灰菜的叶片下发现了一只大绿蝈蝈。父亲迅速出手,把这只个头硕大的绿蝈蝈收入笼中。那天夜里,在父亲用玉米秸巧手编织的蝈蝈笼里,绿蝈蝈开启了它的舞台演唱。我听着蝈蝈的催眠曲,睡得是又踏实又香甜,那是童年里最开心最有趣的声音。

梦渐渐淡了,风却还在。它从窗户里溜进来,在堂屋里转悠了一圈,我能感觉到娘在睡梦中还挂记我,她温暖细腻的手摸摸我光溜溜的身后扯过一件被单,盖在了我的身上。

风在屋里转了一圈,见没人搭理它,便调皮起来。它无聊地把挂在老屋墙上,娘亲手用长线串起晾晒的辣椒,拨动起来,辣椒摩擦墙面发出“刷刷啦啦”的响声,惊醒了在白天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台阶上蜷缩熟睡的老花猫,发出“喵喵”的抗议声。一定是在睡梦里,那只反复出现奏乐的绿蝈蝈给秋风偷偷当了通风报信的使者。

我离开故乡是在一个秋天,父亲蹬着他那辆国产名牌大金鹿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山道忽上忽下,坐在车座后面的我感觉他是在玩杂技。风吹着路上飘落的厚厚的枯叶,它们跟着秋风朝我和父亲骑行的方向欢呼般雀跃追逐着,好像在不停地说,等你回来啊,不回来我就去找你。

看来,风信守当初的诺言。无论我怎么试图遗忘故乡,风都没有忘掉我。偶尔它从熙熙攘攘大城市的某个不知名的寂寞小巷里,飘出一股心灵深处熟悉不过的老味道,跟着风寻去,那味道又熟悉又亲切。走近一看,原来那是故乡的美味。它跟着老家的手艺人漂泊来到了城市落脚,那味道好熟悉啊,瞬间勾出肚子里的馋虫。原来风怕我忘记故乡,时不时用家乡的美食来慰藉一下我那颗孤独的灵魂。

风也会不经意间随机应变,有时它会化作街头人流中飘出的一句乡音,让我的心猛地触动一下,想起故乡的某个场景,或许是村头的那条小河,或许是那个老屋,或许是埋着父母的那个荒凉的坟头。于是,有股酸楚,有股莫名其妙要落叶归根的念头。难怪马致远会写下“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一刻我才明白,风并不是偶然经过。它从故乡出发,越过山野、河流和城市,只为把旧日的声音送到我耳边。所谓秋风,原是故乡的回音。

风里秋凉

王耀

大暑的余威还闷在石板缝里,立秋顺着夜露来了。后半夜开着窗睡,后脖颈先凉了一下。风从纱窗眼儿钻进来,细细一缕,扫过枕席,枕席上溽热的汗意慢慢收干了。墙根那丛牵牛花,白天晒蔫的叶子又支棱起来,花苞紧闭,沾着潮气,一股淡香顺着窗缝往屋里飘,若有若无的,像人在梦里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念书时背过刘翰的“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从前只当是书上的句子,这夜被风扫过脖颈,才懂了那点爽利。

古人说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头一样便是风变了。夏天的风是闷的,裹着热气往怀里撞;从立秋日开始,风里就带了筋骨,扫过皮肤时,汗意收得快。“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秋声看不见摸不着,都在风里,都在阶前落下的第一片叶子里。

外婆家的老院子里有棵梧桐。每年立秋前后,头一批叶子准会落下,叶脉还青着,边沿先卷了,像被火燎过。清早扫院子,脚踩上去脆响。外婆捡最完整的一片,用拇指肚顺着叶脉慢慢捋,说立秋一叶,压惊祛暑。我蹲在边上捡碎叶子玩,往脖子里塞,凉丝丝的。她拿竹扫帚慢慢扫,扫到墙根,惊起几只蚰蚰,蹦进草棵子里,没了踪影。

天高了,蝉声就跟着变了。伏天里的蝉是扯着嗓子喊的,从早到晚,一声撵着一声,像谁把一壶滚水泼进了绿荫里;立秋一过,叫声拖了尾音,细了,远了,有气无力,叫几声歇半晌,像累极了的人终于撑不住了。

巷口修鞋的老周,伏天里脚边常摆半块西瓜。立秋这日见了我,他切了瓜递过来:“啃秋,应个节气。”我接了,瓜瓤还是红的,咬下去温温的,不再是三伏天冰得牙酸的那股劲。老周的蒲扇搁在工具箱上,摇得稀了。树上的蝉偶尔叫一声,他就抬头瞥一眼,也不说什么。风扫过摊子,碎皮屑和铜屑打着细旋儿,比伏天里慢多了。末了他才嘟囔一句:“蝉也知道秋来了。”

老街口的西瓜摊还支着,买的人少了。旁边多了筐刚下树的脆枣,青红相间,咬一口嘎嘣脆,甜里带点生涩。田里的玉米缨子开始发褐,棒子沉得往下坠。农人晌午还在地里忙活,汗顺着脊梁往下淌,和夏天没两样,可风扫过地头的时候,能喘上一口顺气了。杜甫说“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著身”,热还是热的,只是有了盼头,不再是漫无边际的闷。

夜里天稍凉,搬把竹椅坐在院子里,泡一壶粗茶。月亮升上来,清光洒在梧桐叶上,阶前落下的那片叶子,被月光照得泛出银光。都说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其实哪用等叶子落。风里的味道先变了,蝉声先弱了,茶喝着不那么燥了,秋就来了。

节气就是一步步走,暑气退了,凉风来了,叶子黄了,瓜果渐渐甜熟。日子不是骤冷骤热,都是一点点转变的。风扫过手背,凉丝丝的。古诗里写了千百年的秋意,不过是风里多了一道凉。

诗歌港

空中飞翔的鹰(组诗)

郁蔚

空中飞翔的鹰

它滑翔着
鸟瞰大地
凝视寻觅地面的一切

突然,展翅腾飞进入高空
恰似云雀检阅风云飞渡

钉子的脾气

一枚铁钉
尖端锋利
后尾扁平着
一种力将钉子钉进墙壁或者木板
咬住被钉之物

骨气、硬气
就是它的脾气

一片落叶

初秋,路过树下
一片树叶飘零落下
躬身将它拾捡起来
细细地端详
叶脉的纹路清晰
叶面已呈黄褐色
它告诉我,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无声,落地成泥更护花

秋雨

小雨时下时停
大地接受着雨丝的晶莹
它编织的绸纱
让秋穿上了得体的曲线旗袍

零星的蝉鸣

仲秋,蝉鸣零星几声
它在唱着季节的尾声
而后,蝉落入大地进入土中
繁殖后代
酝酿明年盛夏的醉意

踩扁的一只蚯蚓

湿透的土地
一只蚯蚓从土中钻出
蠕动着横过一条小小路径
不幸被路人踩扁

它唯一的希望
是自己被蚂蚁们拖运进洞里
享受童话的快乐